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醒世姻緣傳

第十六回 義士必全始全終 哲母能知亡知敗

乾坤有善氣，賦將來豈得問雌雄？有鬚眉仗義，脂粉成仁！ 青編彤管，俱足流風。休單說穆生能見蚤，嚴母且知終。

聖賢識見，君子先幾；閨媛後慮，懿躅攸同。
誰說好相逢？為全交合受牢籠。牛馬任呼即應，一味圓通。
歎癡人不省，良朋欲避。慈母心悲，兀自推聲。教人愛深莫助，徒切忡忡！

——右調《風流子》

香岩寺的住持擇了剃度的吉日與梁胡二人落了發。梁生的法名叫做「片雲」，胡旦的法名叫做「無翳」。二人都在那住持的名下做了徒弟，隨後又都撥與他事管，與那住持甚是相得。

如今且說那邢臯門的行止。這個邢臯門是河南浙川縣人，從小小的年紀進了學，頭一次歲考補了增，第二遍科考補了廩。他這八股時文上倒不用心在上面鑽研，只是應付得過去就罷了，倒把那正經工夫多用在典墳子史別樣的書上去了，所以倒成了個通才；不象那些守著一部《四書》本經，幾篇濫套時文，其外一些不識的盲貨。但雖是個參政的公子，他的乃父是我朝數得起一個清官，況又去世久了，所以家中也只淡薄過得。自己負了才名，又生了一副天空海闊的心性，灑脫不羈的胸襟，看得那中舉人進士即如在他懷袖裡的一般。

又兼他那一年往省城科舉，到了開封城外，要渡那黃河，他還不曾走到的時節，那船上已有了許多人，又有一個象道士模樣的，也同了一個科舉的秀才走上船來，那個道人把船上的許多人略略的看了一看，扯了那個同來的秀才，道：「這船上擁擠的人忒多了，我們緩些再上。」復登了岸去。那個秀才問他的緣故，道士回說：「我看滿船的人鼻下多有黑氣，厄難只在眼下了。」說不了，只見邢臯門先走，一個小廝挑了行李，走來上船。那個道士見邢臯門上在船上，扯了那個秀才道：「有大貴人在上面，我們渡河不妨了。」那時正是秋水大漲，天氣又不甚晴明，行了不到一半，只見一個遮天映日的旋風從水上撲了船來，船上梢公水手忙了手腳。只聽見空中喝道：「尚書在船，莫得驚動！」那個旋風登時散開去，一霎時將船渡過。那些在船上的人大半是趕科舉的秀才，聽了空中的言語，都象漢高祖築壇拜將，人人都指望要做將軍，誰知單只一個韓信。大家上了岸，那個道人另自與邢臯門敘禮，問了鄉貫姓名，臨別，說道：「千萬珍重！空中神語，端屬於公，十五年間取驗。楚中小麗，不足為意，應中流之險也。此外盡俱順境，直登八座。」邢臯門遜謝而別，後來果然做到湖廣巡撫。為沒要緊的事被了論，不久起了侍郎，升了戶部尚書。這是後日的結果，不必細說。他指望那科就可中得，果然頭場薦瞭解，二場也看起來，偏偏第三場落了一問策草，譽錄所舉將出來，監臨把來堂貼了，房考等三場不進去，急得只是暴跳，只得中了個副榜。想那道士說十五年之間，並不許今科就中，別人倒替他煩惱，他卻不以為事，依舊是灑灑落落的襟懷。

有一個陸節推，其父與邢臯門的父親為同門的年友，最是相知，那個年伯也還見在。陸節推行取進京，考選了兵科給事，因與邢臯門年家兄弟，聞得他家計淡薄，請他到京，意思要作興他些燈火之資，好叫他免了內顧，可以讀書，差了人竟到浙川縣來請他。他也說帝王之都不親自遍歷一遭，這聞見畢竟不廣，遂收拾了行李，同來人上了路。不半月期程，到了陸給事衙內，相見甚是喜歡。連住了三個月，也會過了許多名士，也游遍了香山碧雲各處的名山，也看了許多的奇物，也聽了許多的奇聞，也看了許多的異書秘笈，心裡甚是得意，道：「不負了此行。」

陸給諫旋即管了京營，甚是熱鬧。陸給諫見他絕沒有干預陳乞的光景，又見他動了歸意，說道：「請了兄來，原是因年伯宦囊蕭索，兄為餬口所累，恐誤了兄的遠大，所以特請兄來，遇有甚麼順理可做的事，不憚效一臂之力，可以濟兄燈火。況如今京營晨邊盡有可圖的事，兄可以見教的，無妨相示。」邢臯門道：「但凡順理該做的事，兄自是該做，何須說得？若是那不順理不該做的，兄自是做不去，我也不好說得，壞了兄的官箴，損了我的人品。況且錢財都有個分定，怎強求得來？蒙兄館穀了這幾時，那真得處不少。那身外的長物要他做甚！」陸給諫道：「兄的高潔真是可敬，但也要治了生，方可攻苦。」邢臯門道：「也還到不得沒飯吃的田地哩。」

又過幾日，恰好晁老兒選了華亭知縣。陸給諫因是親臨父母官，晁老又因陸給諫是在朝勢要，你貴我尊，往來甚密。一日，留晁老在私宅吃酒，席上也有邢臯門西陪。那個邢臯門就是又清又白的醇酒一般，只除了那吃生蔥下燒酒的花子不曉得他好，略略有些身分的人沒有不沾著就醉的。晁老雖是肉眼凡情，不甚曉得好歹，畢竟有一條花銀帶在腰裡的造化，便也不大與那生蔥下燒酒的花子相同，心裡也有幾分敬重。

一日，又與陸給諫商量，要請個西賓，陸給諫道：「這西賓的舉主卻倒難做，若不論好歹，那怕車載斗量；若揀一個有才又有行，這便不可兼得了；又有那才行俱優，卻又在那體貌上不肯苟簡，未免又恐怕相處不來。眼底下倒有一個全人，是前日會過的邢臯門，不惟才德雙全，且是重義氣的人，心中絕無城府，極好相處的。若得這等一人，便其妙無窮了。」晁老道：「不知敢借重否？」陸給諫道：「待我探他一探，再去回報。」

送得晁老去了，走到邢臯門的書房，正見桌上攤了一本《十七史》，一邊放了碟花筍乾，一碟鷹爪蝦米，拿了一碗酒，一邊看書，一邊呷酒。陸給諫坐下，慢慢將晁老請做西賓的事說將入來。邢臯門沉吟了一會，回說道：「這事可以行得。我喜歡仙鄉去處，文物山水，甲於天下，無日不是神遊。若鎮日只在敝鄉株守，真也是坐井觀天。再得往南中經游半壁，廣廣聞見，也是好的。況以舌耕得些學貲，這倒是士人應得之物。與的不叫是傷惠，受的不叫是傷廉，這倒是件成己成物的勾當。但不知他真心要請否？若他不是真意，兄卻萬萬不可把體面去求他。」陸給諫道：「他只不敢相求，若蒙許了，他出自望外，為甚用體面央他！」

傍晚，晁老投了書進來，要討這個下落。陸給諫將晁老的來書把與邢臯門看了，商量束脩數目，好回他的書。邢臯門道：「這又不是用本錢做買賣，怎可講數厚薄？只是憑他罷了。這個也不要寫在回書裡面。」陸給諫果然只寫了一封應允的書回覆將去。

次早，晁老自己來投拜帖，下請柬，下處齊整擺了兩席酒，叫了戲文，六兩折席，二十四兩聘金，請定過了。邢臯門也隨即辭了陸給諫，要先自己回去安一安家，從他家裡另到華亭，僱了長驟。晁老又送了八兩路費，又差了兩人伺候到家，仍要伺候往任上去。陸給諫送了一百兩銀子，二十兩贖儀，也差了一個人伴送。晁老到任的那一日，邢臯門傍晚也自到了華亭，穿了微服，進入衙中。

那晁老一個教書的老歲貢，剛才撩掉了詩云子曰，就要叫他戴上紗帽，穿了圓袖，著了皂鞋，走在堂上，對了許多六房快皂，看了無數的百姓軍民，一句句說出話來，一件件行開事去，也是「莊家老兒讀祭文——難」。卻虧不盡邢臯門原是個公子，見過仕路上的光景，況且後來要做尚書的人，他那識見才調自是與人不同。晁老只除了一日兩遍上堂，或是迎送上司及各院裡考察，這卻別人替他不得，也只得自己出去。除了這幾樣，那生旦淨末一本戲文全全的都是邢臯門自己一個唱了。且甚是光明正大，從不曉得與那些家人們貓鼠同眠，也並不曾到傳桶邊與外人交頭接耳。外邊的人也並沒有人曉得裡面有個邢相公。有了這等一個人品，晁老雖不曉得叫是甚麼「無思不服」，卻也外面不得不致敬盡禮。

可煞作怪，那晁夫人雖是個富翁之女，卻是鄉間住的世代村老。他的父親也曾請了一個秀才教他兒子讀書，卻不曉的稱呼甚麼先生，或叫甚麼師傅，同了別的匠人叫做「學匠」。一日，場內曬了許多麥，倏然雲雷大作起來，正值家中蓋造，那些泥匠、木匠、磚匠、銅匠、鋸匠、鐵匠，都歇了本等的生活，拿了掃帚木掀來幫那些長工莊家救那曬的麥子。幸得把那麥子收拾完了，方才

大雨傾將下來。那村老兒說道：「今日幸得諸般匠人都肯來助力，所以不致衝了麥子。」從頭一一數算，各匠俱到，只有那學匠不曾來助忙。又一日，與兩個親眷吃酒，合那小廝說道：「你去叫那學匠也來這裡吃些罷了，省得又要各自打發。」那個小廝走到書堂，叫道：「學匠，喚你到前邊大家吃些飯罷，省得又要另外打發。」惹的那個先生鬚骨搗髓的臭罵了一場，即刻收拾了書籍去了。卻不知怎的，那晁夫人生在這樣人家，他卻曉得異樣尊敬那個西賓，一日三餐的飲食，一年四季的衣裳，大事小節，無不件件周全。若止靠了外邊的晁老，也就不免有許多的疏節。那晁門感激那晁老不過二分，感激那夫人倒有八分，所以凡百的事，真真是盡忠竭力，再沒有個不盡的心腸。

後來，從晁源到了華亭，雖也不十分敢在晁門身上放肆，那蔡疙瘩、潘公子、伯顏大官人的俗氣也就令人難當。幸得那晁門有一個處馱物的妙法：那晁源跳到跟前，他也只當他不曾來到；晁源轉背去了，他也不知是幾時脫離；晁源口裡說的是東南，那晁門心裡尋思的卻是西北；所以那晁門倒一毫也沒有嫌憎他的意思。只是晁源第一是嗔怪爹娘何必將那晁門這般尊敬。又指望那晁門不知怎樣的奉承，那知他又大落落的，全沒些瞅睬。若與他一溜雷發狂胡做，倒也是個相知，卻又溫恭禮智，言不妄發，身不妄動的人。

晁源已是心裡敢怒，漸漸的口裡也就敢言了。那晁門又因他爹娘的情面，只不與他相較。後來又陪了晁老來到通州，見晁源棄了自己的結髮，同了娼妾來到任中，曉得他不只是個狂徒，且是沒有倫理的人了！又知道他與梁生、胡旦結拜兄弟，這又是絕低不高，沒有廉恥的人了！又曉得他聽了珍哥的說話逼死了嫡妻，又是忍心害理的人了！又曉得他把胡旦、梁生的行李銀子擠了個乾淨，用了計策，趕將出去，這又是要吃東郭先生的狼一般了！「生他的慈母尚且要尋了自盡，羞眼見他，我卻如何只管戀在這裡？這樣刻毒，禍患不日就到了。我既與他同了安樂，怎好不與同得患難？若不及早抽頭，更待何日！」托了回家科考，要辭了晁老起身。晁老雖算得科考的日子還早，恃了有這個「一了百當」的兒子，也可以不用那個那晁門。晁源又在父親跟前狠命慫恿得緊，看了日子，撥了長馬，差定了裡外送的人，預先擺酒送行，倒也還盡成個禮數。

那晁門行後，晁大舍就住了那晁門的衙宇，攝行相事起來。卻也該自己想度一思想度，這個擔子，你打量擔得起擔不起？不多幾時，弄得個事體就如亂麻穿一般：張三的原告黏在李四的詳文，徒罪的科條引到斬罪的律例；本道是個參政的官衙，他卻稱他是僉事，那官衙旁裡小字批道的：「係何日降此二級？」一個上司丁了父艱，送長夫的稟內說他有「炊白」之變，那上司回將書來說道：「不孝積愆無狀，禍及先君。荆布人幸而無恙，見與不孝同在服喪，何煩存唁！」看了書，還挺著項頸強說：「故事上面說，有人夢見『炊白』，一個圓夢的道：『是無父也。』」這上司不通故事，還敢駁人！」晁老兒也不說叫兒子查那故事來看看，也說那上司沒文理。這只那晁門去了不足一月幹出這許多花把戲子，還有許多不大好的光景。

晁夫人又常常夢見他的公公扯了他痛哭，又常夢見計氏脖子裡拖了根紅帶與晁源相打；又夢見一個穿紅袍戴金襖頭的神道坐在衙內的中廳，旁邊許多判官鬼卒，晁源跪在下邊，聽不見說的甚話，只見晁源在下面磕幾個頭，那判官在簿上寫許多字，如此者數次；神道臨去，將一面小小紅旗，一個鬼卒，插在晁源頭上，又把一面小黃旗插在自己的窗前。

晁夫人從那日解救下來，只是惡夢顛倒，心神不寧；又兼那晁門已去，晁源甚是乖張，晁老又絕不救正，好生難過。一日，將晁書叫到跟前，說道：「這城外的香岩寺就是太后娘娘敕建的香火院，裡面必有高僧。你將這十兩銀子去到那裡尋著住持師傅，叫他舉兩位有戒行的，央他念一千卷救苦難觀世音菩薩的寶經。這銀子與師傅做經錢，念完了，另送錢去圓經。把事幹妥當回話。」

晁書領了命，回到自己房裡，換了一道新鮮衣帽，自己又另袖了三兩銀子在手邊，騎了衙裡自己的頭口，跟了一個衙門青夫，竟往香岩寺去。到了住持方丈裡邊，恰好撞見胡旦，戴了一頂縷紗瓢帽，穿了一領栗色的湖羅道袍，僧鞋淨襪，拿了兩朵千葉蓮花，在佛前上供。晁書乍見了個光頭，也還恍恍惚惚的，胡旦卻認得晁書真切，彼此甚是驚喜，各人說了來的緣故。

恰好那日住持上京城與一個內監上壽去了，不在寺中。梁生也隨即出來相見，備了齊整齋筵款待晁書，將晁大舍問他借銀子，剩了三十兩，還不肯叫他留下，還要了個乾淨，第二日又怎樣看報，「將我們兩人立刻打發出來，一分銀子也沒有，一件衣裳也不曾帶得出來，我們要辭一辭奶奶，也是不肯的；叫兩個公差說送我們到寺，只到了早石橋上，一個推淨手，一個推說去催馬，將我們撇在橋上，竟自去了。我們只得自己來到寺裡。蒙長老留住。大官人原說不時差人出來照管，住了三四日，鬼也沒個來探頭。我們寫了一封書，長老使了一個人送到衙裡，大官人書也不接，自己走到傳桶邊，千光棍、萬光棍，罵不住口，還要拿住那個送書的人。隨後差了兩個地方，要來驅逐我們兩個即時起身。若是我們有五兩銀子在手邊，也就做了路費回南去了，當不得分文沒有，怎麼動得身？只得把實情告訴了長老。長老道：『你兩個一分路費也沒有，又都有事在身上，這一出去，定是撞在網內了。不如且落了發，等等赦書再處。』」所以我們權在這邊。大官人行這樣毒計罷了，只難為奶奶是個好人，也依了他幹這個事！又難為你與鳳哥，我們是怎樣的相處，連一個氣息也不透些與我們。我們出來的時節，你兩個故意躲得遠遠去了！」

晁書聽說，呆了半晌，說道：「這些詳細，不是你們告訴，莫說奶奶，連我們眾人都一些也不曉得。這都是跟他來的曲九州、李成名這般人幹的營生。頭你們出來的兩日前邊，把我與晁鳳叫到跟前，他寫了首狀，叫我們兩個到衙裡去首你們，受那一百兩銀子的賞。我們不肯，把我們噉了一頓，自己倒背了手，走來走去的一會，想是想出這個『絕戶計』來了。你們說奶奶依他做這事，奶奶那裡知道！他只說外邊搜捕得緊，恐被你連累，要十減九族哩。算記送你們出來，奶奶再三不肯，苦口的說他；他卻瞞了奶奶，把你們打發出來了。那一日，連我們也不知道，及至打發早飯，方知你們出去了。後來奶奶知道，自己惱得整兩日不曾吃飯，哭了一大場，幾乎一繩吊死，幸得解救活了。」

梁胡二人吃驚道：「因甚為我們便要吊死？」晁書道：「倒也不是為你們。奶奶說，他幹這樣刻毒短命的事，那有得長命在世的理？不如趁有他的時節，好叫他發送到正穴裡去，省得死在他後邊，叫人當絕戶看承。這奶奶還不曉得把你們的銀子衣裳都擠了個罄淨。你那銀子共是多少？」胡旦道：「我們兩個合攬來共是六百三十兩。那時我們要留下那三十兩的零頭，他卻不叫我們留下，使了一個藍布包袱，用了一根天藍鸞帶捆了，李成名抗得去了。我們兩人四個皮箱裡，不算衣裳，也還有許些金珠值錢的東西，也約夠七八百兩，仗賴你回去，對了老爺奶奶替我們說聲，把那皮箱留下，把銀子還我們也便罷了。」晁書道：「你們的這些事情，我回去一字也不敢與老爺說的。他就放出屁來，老爺只當是那裡開了桂花了。我這回去，待我就悄悄與奶奶說，奶奶自然有處。你把這經錢留下，待老師傅回來，請人快念完經，圓經的時節，我出來回你的話。」

晁書吃完了齋，依舊騎了馬去衙中回過了話。看見沒人跟在面前，晁書將寺中遇見梁生、胡旦的事情，從頭至尾，對了晁夫人學了個詳細。晁夫人聽了，就如一桶雪花冷水劈頭澆下一般，又想到：「這樣絕命的事，只除非是那等飛天夜叉，或是狼虎，人類中或是那沒了血氣的強盜，方才幹得出來！難道他果然就有這樣事情？只怕是梁胡兩個怪得打發他出去，故意誣賴他，也不可知。他空著身，不曾拿出皮箱去，這是不消說得了。只是那銀子的事，他說是李成名經手的，不免叫了李成名來悄悄的審問他。」又想：「那李成名是他一路的人，他未必肯說。泄了關機，被他追究起那透露的人來，反教那梁胡兩個住不穩，晁書也活不停當了。」好生按捺不下。

可的那日晁源不曾吃午飯，說有些身上不快，睡在牀上。晁夫人懷著一肚皮悶氣，走到房裡看他，只見晁源一陣陣冷顫。晁夫人看了一會，說道：「我拿件衣裳來與你蓋蓋。」只見一牀被在腳頭皮箱上面，晁夫人去扯那牀被，只見一半壓在那個藍包裹底下，大沉的那裡拉得動。那包裹恰好是一根天藍鸞帶井字捆得牢牢的，晁夫人方才信得是真。

晁夫人知道兒子當真做了這事，又見他病將起來，只怕是報應得恁快，慌做一團，要與晁老說知，賠那兩個的衣物。知道晁老的為人，夫人的好話只當耳邊之風，但是兒子做出來的，便即軟遵欽此，不違背些兒。「銀子衣裳賠他不成，當真差人把他趕了去，或是叫人首到衙衛，這明白是我斷送他了。罷！罷！我這幾年裡邊，積得也有些私房，不如夠與不夠，我留他何用？不如替他還了這股冤債，省得被人在背後咒罵。」

次日，又差了晁書，先袖了二百銀子，仍到香岩寺內，長老也還不曾回來。晁書依了夫人的吩咐，說道：「這事奶奶夢也不知。奶奶有幾兩私房銀子，如數替他償還，一分也不肯少。這先是二百兩交你們，且自收下。別的待我陸續運出來。你的皮箱，如得便，討出還你，如不便，也索罷了。若如今問他索計，恐怕他又生歹計出來害你們，千萬叫你兩個看奶奶分上，背後不要咒念他。」梁生二人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說是什的話！憑他刻毒罷了，我們怎下得毒口咒他！我們背後替奶奶念佛祝贊倒是有的，卻沒有咒念他道理。」又留晁書齊整的吃了齋回衙去，回覆了夫人的話。夫人方才有了幾分快活。

又過了一日，那住持方才從京裡回來，看了梁生胡旦道：「你二人恭喜，連恩詔也不消等了。我已會過了管廠的孫公，將捉捕你兩個的批文都掣回去，免照提了。如今你兩個就出到天外邊去，也沒人尋你。」胡旦兩個倒下頭去再三謝了長老；又將晁夫人要念《觀音經》的事，並遇見晁書告訴了他前後，老夫人要照數還他的銀子，如今先拿出二百兩來了，從根至梢，都對著長老說了。長老說道：「這卻也古怪的事：怎麼這樣一個賢德的娘，生下這等一個歪物件來！」著實贊歎了一番。梁胡二人隨即與晁夫人立了一個生位，供在自己住房明間內小佛龕的旁邊，早晚燒香祝贊，叫他壽福雙全。長老也叫人叫拾乾淨壇場，請了四眾有戒行不動葷酒的禪僧，看了吉口，開誦救苦救難大慈大悲觀世音菩薩的真經。

遲了一兩日，晁夫人又差晁書押了四盒茶餅，四盒點心，二斤天池茶，送到寺內管待那誦經的僧人。長老初次與晁書相見，照舊款待不提。晁書又袖出二百三十兩銀子，走到他二人的臥室，交付明白，約定七月初一日圓經。晁書又押送了許多供獻，並齋僧的物事，出到寺中，不必細說。又將胡旦、梁生的六百三十兩銀子盡數還完了。

晁書臨去，梁生、胡旦各將鑰匙二把，梁生鑰匙上面拴著一個伽南香牌，胡旦的匙上拴著個二兩重一個金壽字錢，說道：「這是我們箱上的鑰匙，煩你順便捎與奶奶。倘得便，叫奶奶開了驗驗，可見我們不是說謊，且當我們收了銀子的憑信。再上覆奶奶說：『我們事體得長老與廠裡孫公說過，已將捉捕我們的批文掣回去了，免得奶奶掛心。』」千恩萬謝，送了晁書回家。正是：一葉浮萍歸大海，人生何處不相逢？再看後文結果。